

古龍

作品集

情人箭 下

◎ 太白文藝出版社





古龍

作品集

【第三十七卷】

情人箭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绝代双骄

九月鹰飞

流星·胡蝶·剑

第二十七回 疑云疑雨

火凤凰笑道：“慢些走。”

她庸俗的面容上，突又泛起了得意的笑容，道：“你追我追了这么远，此刻怎的又怕难为情了？”

展梦白霍然转身，冷冷道：“姑娘说什么，在下不懂。”

火凤凰轻笑道：“别装蒜了，你心里在想着什么，难道还以为我不知道么？”她不笑还好，一笑起来，面容更是不敢领教。

展梦白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知道什么？”

火凤凰道：“你一路跟着我，我本来气得很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谁……谁跟着你？”

火凤凰笑道：“别怕，我现在已不气了，只因你救了我，但我虽然感激你，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答应你。”

她目光含情脉脉地望着展梦白，展梦白却实在有福消受，大惊道：“你……答……答应什么？”

火凤凰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你我都是名门子弟，绝不能像普通男女那么随便，好歹也要明媒正娶。”

展梦白大惊失色，张口结舌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什……什么明媒正娶，你……你莫非……”

火凤凰突然垂首一笑，道：“我叫唐明凤，你莫要忘了，我在家等着你……你托人来求亲……”

她居然仿佛也害羞了起来，忽然转身飞奔了去。

展梦白惊道：“姑娘慢走……”

火凤凰咯咯笑道：“你不正正当当地求亲，我就不跟你说话。”咯咯地笑道，得意地掠走了。

展梦白愕然道：“你弄错了，你误会了，你……你……”他拼命想解释，但火凤凰却已听不到了。

他急得连连顿足，搔着头皮道：“这算怎么回事……”心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长叹道：“我只当自作多情的都是男人，哪知女人也有自作多情的，而且陶醉起来，比男人还要厉害。”



他越想越是哭笑不得，喃喃道：“火凤凰……火凤凰，被火烧了的凤凰，不就是乌鸦么？”

沉睡在夜色中的草原，此刻已骚动了起来。

马嘶、牛鸣、兽群惊奔……十余条大汉，精赤着上身，自帐篷中狂奔而出，手挥长鞭，赶着兽群，大喊道：“偷马贼，捉住吊死他。”

这些汉子一日劳累，一夜狂欢，是以此刻才被惊醒，来不及穿衣服，便被窝中钻出来，他们虽不精武功，但身手却极为矫健。

展梦白苦笑暗忖道：“我还站在这里做甚，若要被人当偷马贼捉来吊死，那才叫冤枉哩。”

思忖之间，长身而起，寻找杨璇去了。

杨璇随着黑燕子掠上马群，那持刀人、持枪人却不敢回身动手，杨璇也不甚着急追赶。

黑燕子手中暗器连发，也击人不中，三人俱在马背上飞掠，马群骚动，他们却移动甚缓。

只见那黑衣人突地挥鞭急抽，连接十数鞭，抽在马背上，健马负痛长嘶，黄云般散了开去。

两个黑衣人大喝道：“后有期了。”弓身钻下了马腹。

黑燕子呆了一呆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随着马群而动，他若是跃下马背，便是铁人，也要被那怒马铁蹄踏碎。

杨璇飞身掠到他那匹马上，一把将他抱得坐下来，两人合乘一马，那匹马东窜西突，随着马群乱奔。

黑燕子回身叹道：“多谢兄台相救，否则小弟今日真是不堪设想了，非但东西失落，性命也要不保。”

杨璇坐在他身后，有意无意间，手掌随着马的颠簸，轻触他背后那包袱，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。

触手之处，只觉里面硬邦邦的，像是个铁匣子，铁匣子里装的是什么，却是再也摸不出了。

他暗皱眉头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究竟为了什么，那五人不惜远道追踪而来，难道是兄台身怀至宝，那五人生心抢夺？”

黑燕子道：“哪里是什么宝物，只不过是些花草而已。”

杨璇冷笑道：“兄台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，为了区区些许花草，那五人焉肯如此劳师动众，兄台难道当小弟是傻子么？”

黑燕子心头一寒，连忙道：“确是花草。”

杨璇冷冷道：“什么花？什么草？”

黑燕子见到别人坐在自己身后，不敢不说，道：“有毒的花草，花名断肠，草名催梦。”

杨璇道：“有毒花草，天下皆是，这花草又有何异处？”

黑燕子道：“花还没有什么，那催梦草却是至阴至毒之物，不但是配制毒药暗器的圣药，而且还另有一妙用。”

杨璇心动道：“什么妙用？”

黑燕子叹道：“兄台于我有救命之恩，在下不得不说……”

杨璇冷冷截口道：“你不说亦无妨。”

黑燕子强笑道：“在下怎好不说，若将那催梦草煎茶给人服下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便可取人性命，而且中毒之人死后，身上没有丝毫异状，就像是寿终正寝的模样，纵是神医也检查不出，这也就是此草的珍贵之处。”

杨璇心头大喜，暗暗忖道：“展梦白呀展梦白，你好生生要管这闲事做什么。此番你命也要送在此事上了。”

要知他一心想取展梦白之命，只是生怕“蓝大先生”追查，是以迟迟不敢自己动手，生怕反被人查出。

此刻他听了这催梦草的妙用，想到若将此草给展梦白服下，别人还只当展梦白是寿终正寝地死了，岂非妙不可言。

他心中虽大喜，口中却淡淡道：“原来此草有这般妙用，难怪别人要动心了，兄台可愿将此草给在下见识见识。”

黑燕子呆了一呆，心下不觉大是为难。

哪知他还在沉吟之间，杨璇已解开了包袱，取出了铁箱——马群狂奔，起伏颠簸，是以黑燕子毫无觉察。

杨璇打开铁匣，含笑：“想不到这小小一根枯草，竟有如此妙用，我真想带回去给人看看。”

黑燕子大惊道：“兄台千祈原谅，这花草乃是本门炼制子午毒砂必用之物，家父再三叮咛，千万失落不得。”

杨璇小指、无名指一夹，悄悄夹起了一根催梦草，缩手藏到袖里，口中笑道：“在下只是说着玩的，兄台莫要着急。”

关起铁匣，送回黑燕子手上。



黑燕子喘了口气，展颜笑道：“不是在下小气，实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只听远远唤道：“二哥，二哥……”

黑燕子扬臂大喊道：“三妹，我在这里。”

万兽丛中，一点火红的人影，兔起鹘落，飞掠而来。

杨璇皱眉道：“我那二弟呢？”肩头微耸，离鞍而起，笑道：“你见着妹妹，在下要去找弟弟了。”

他草已到手，哪还愿与他多说，不等火凤凰身影来到，微微抬了抬手，便自马背上飞掠而去。

此刻那些赤膊的牧人，已窜上几匹无鞍的健马，挥动长鞭，四下赶着兽群，将失散的兽群围了回来。

火凤凰一掠而前，道：“二哥，你追的人呢？”

黑燕子苦笑道：“追不到了。”

火凤凰眨了眨眼睛，笑道：“追不到也罢。”

黑燕子大奇道：“你今日怎的变得如此好说话了？”

火凤凰“噗哧”一笑，在黑燕子耳边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话——说是有个冤家，要向她提亲了。

黑燕子展颜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少年人品武功都不错，又是‘傲仙宫’门下，倒也没有辱没你。”

火凤凰得意地笑了笑，突然道：“走吧！”

黑燕子奇道：“走什么？我少不得还要去寻他谈谈……”

火凤凰笑道：“谈什么，等他来求亲就是了，我……我现在已不好意思再见他，好难为情哟。”

黑燕子失笑道：“原来你也会难为情的，我们的马呢？”

火凤凰道：“马？这里不多得是。”

黑燕子大笑道：“好好，走了也好，免得那些蛮子噜苏，反正我们行藏已露，也该换换马了。”

兄妹两人商议之下，竟真的不告而去了。

杨璇亦是满心欢愉，只等着将那根“催梦草”送下展梦白的肚里，飞掠起来，身子也似格外轻灵了。

五个精赤着上身的牧人，手舞长索，正将一群奔马，叱咤着赶了回来，这五人骑术精熟，身手剽悍，俱是牧人中的好手。

突见一条人影，自被赶回的马群下，急窜而出，掌中银光闪闪，正

是那使用链子银枪的黑衣人。

牧人们大喝道：“偷马贼……偷马贼……”

黑衣人神情甚是狼狈，盲目乱窜，杨璇厉叱一声，迎面扑了上去，双拳如雨点的洒出。

这黑衣人惊弓之鸟，怎敢恋战，虚迎了两招，转身而逃，哪知他身形方动，脖子已被一条长索套住。

要知这些游牧好手，绳索套物，可说是万无一失，这黑衣人武功虽高，但惊慌之下，竟着了道儿。

那牧人猛然收索，黑衣人便跌下马来，但他毕竟是武林高手，临危不乱，反腕抓住绳索，用力抢夺。

那牧人却已飞奔而来，口中大骂，一拳打了过来。

黑衣人出手如电，急地扣住了那牧人手腕。

他方待用力将对方手腕拧断，哪知不知怎么一来，自己的手腕竟已被人扣住，身子紧跟被人抡起，“吧”地一声，重重被摔到地上。

那牧人用的手法，正是藏边最最盛行的摔跤之术，精于摔跤之人，只要手一摸上对方的身子，便是神仙也要被他摔倒。

这摔跤之术虽不及武当派的“沾衣十八跌”那般高深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在对方不防之下，更是有用。

那黑衣人武功虽高出他甚多，却也被摔得七荤八素，几个牧人飞奔而来，将他按在地上，紧紧绑住。

其中一人夺过了他掌中银枪，没头没脑地向他抽了下来，抽一下，骂一句：“偷马贼，偷马贼……”

牧人以马为生，最恨的就是偷马贼了，他们民风本极剽悍，只要捉住了偷马贼，也不送官府，就地便以私刑吊死。

几十枪下去，那黑衣人已被打得皮开肉裂，血肉横飞，这亮闪闪一条银枪，也几乎变成了赤红颜色。

杨璇袖手旁观，也不拦阻。

那黑衣人被打得满身鲜血，但口中却绝未出声，展梦白恰巧赶过来瞧见了，心下大是不忍。

突见有个牧人飞起一足，将这黑衣人踢得翻了个身。

他蒙面的黑巾早已落去，此刻仰面倒在地上，展梦白一眼瞥见了他的面容，立刻为之大惊失色。

——这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神秘黑衣人，骇然竟是杭州城中的名



人，“九连环”林软红。

展梦白心头大震，脱口喝道：“放开他……”

牧人中也有通晓汉语的，又知道他是主人的佳客，听到他的呼喝，果然齐都惊诧地停住了手。

展梦白扑上前去，把住林软红的肩头，惶声道：“林兄，林兄，你为何来到这里，装成这副模样？”

林软红睁开眼睛，茫然瞧了他几眼，瞬即紧紧阖上眼睛，再不睁开来，闭起嘴唇，也不说话。

展梦白叹道：“方才我见了林兄施展的招式，是该想起是谁的……唉，我若认出是林兄，事情也就好得多了。”

林软红仍是不理他——原来林软红知道自己所用的兵刃“九连环”太近扎眼，是以换了条链子银枪。

他将“九连环”的外门招式用在链子银枪上，展梦白、黑燕子等人自然猜不到他的武功来历。

这时那老人与那精悍少年“喀子”也已远远赶来，牧人们便齐地围了上去，以藏语诉说事情经过。

那老人点了点头，走向展梦白，道：“这偷马贼是你们的朋友么？”语气之中，显然已有责怪不满之意。

展梦白叹道：“这位林兄只是与昨日那两位少年男女有些私人恩怨，是以深夜前来寻找。”

老人道：“他不是为了偷马来的么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他绝非偷马的贼人，在下可以性命担保。”

那老人展颜笑道：“好，我相信你，他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，运气当真是不错得很。”

骚乱的马群，已被那些精悍的牧人渐渐围了回来，草原又已渐渐平定，但天光却又渐渐亮了。

回到帐篷，老人立刻吩咐将林软红抬去疗养治伤，展梦白本有千言万语要询问于他，也只好等他歇过再说。

那老人道：“我的小侄伤了你的朋友，你见不见怪？”

展梦白笑道：“事出误会，在所难免，我若换作你们的地步，少不得也要狠狠用鞭子抽他的。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好，我认识你这个少年，运气不错，喀子，吩咐他们

端些好吃的东西来。”

杨璇一直默然无语，此刻突地逡巡着踱了出去，只见两个牧人抬着林软红，走入另一座帐幕。

他沉吟了半晌，也悄悄跟了过去，过了一阵，那两个牧人又走了出来，仿佛在商量着要去取药打水。

杨璇再不迟疑，闪身入了帐篷。

林软红正自挣扎翻身坐起，见到有人来了，变色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杨璇也不答话，走过去挥手解开了林软红身上最后两道绳子，冷冷道：“你受的只是皮肉之伤，不妨事的，快走吧！”

林软红诧异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杨璇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你。”

林软红大惊道：“你也是……”

杨璇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对了，我也是，只可惜你早未与我连络，是以才将事情弄糟了，现在只得另外设法补救。”

林软红目光一亮，脱口道：“你是杨璇？”

杨璇冷冷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林软红又惊又喜，悄悄道：“主上一心要得到催梦草配药，这次……”突听帐篷外又有脚步之声传来。

杨璇轻叱道：“别说了！”一把抱起林软红，随手抽出了柄匕首，划开后面帐篷，飞身掠了出去。

唐家兄妹骑来的两匹白马，恰巧系在帐后，杨璇挥刀斩断缰绳，将林软红送上了马，道：“快走。”

林软红道：“杨兄你……”

杨璇挥手一掌，拍在马股上，白马轻嘶一声，放蹄奔去，奔向辽阔的草原。

众人大乱初定，才作安息，谁也没有注意，杨璇藏好匕首，背负双手，若无其事地走了回去。

他从容而出，从容而入，根本无人注意到他。

展梦白手里正拿着那柄链子银枪，枪色已被鲜血染赤，凝固了的血迹，斑斑驳驳，宛如铁锈一般。

他凝神观望了半晌，长叹道：“那林软红平日行事颇为光明磊落，不知现在为何变得如此鬼祟？”



那老人叹道：“世上没有不变的事，人也会变的，极坏的人会变为极好的人，极好的人也一样会变坏。”

展梦白叹声道：“他似乎真的有些变了，不然他绝不会如此藏头露尾，连面目都不敢示人，但是……”

他皱了皱眉头，接道：“他为何要不远千里，走到这里来？他希望得到的东西，又是什么呢？”

老人道：“你的朋友若是变了，他们做的事你也就不会猜得到了，等你年纪大些，这道理你就会懂的。”

展梦白目光茫然凝注着前方，喃喃道：“变了，他真的变了么？他为了什么原因而变的呢？”

突见一个牧人神色惊惶地飞奔而入，惶声而言。

展梦白惊问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老人淡淡道：“你那朋友，已划开帐篷逃走了。”

展梦白大惊失色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又“噗”地坐了下去，茫然道：“他逃了。他为什么要逃？”

杨璇淡淡接口道：“只怕他是羞于见你，只得走了。”

展梦白缓缓点了点头，那老人笑道：“不要着急，他走了，我也不怪你，来喝些牛乳吧！”

这老人仿佛对展梦白甚有好感，天色大明之后，展梦白再三要走，他再三挽留，展梦白终于还是又呆了一天才走。

在草原上又奔驰了一日一夜，才到了霍濯西里。

这已是个略有规模的城市，一条黄土大街两旁，也有几家客栈饭铺，和几家汉人开设的店铺。

但在道路上行走的人，却仍都还是藏人服饰，说的也都是藏人言语；成群的骆驼牛羊，在街上和行人一齐漫步。

那一声声清越的驼铃，最易撩起游子的乡思。

展梦白、杨璇全身都沾满了塞外的风沙，衣履更几乎已变为黄色，投店之后，立刻漱洗。

傍晚后，两人在灯前小酌，许多天来，展梦白这才算喝到了酒，把盏之间，便仿佛见到故人似的，倍觉亲切。

辛辣的酒，洗去了他满身征尘，也冲开了他心头的积郁——对于林软红的改变，他始终耿耿在心。

他带着酒意回到房里，杨璇便送了壶茶来，笑道：“以茶解酒，明日就不会有夜醉之苦了。”

展梦白大是感激，长叹道：“大哥对我如此，小弟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这茶本应是小弟送去给大哥喝的。”

杨璇笑道：“自己兄弟如此说话，便显得是见外了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大哥不要坐坐喝杯茶再走？”

杨璇忙道：“许多日未见到床铺，今日我不禁想早些睡了，你连日劳累，喝了茶也早些安息吧！”

话未说完，他已走出了门，回到自己房里，暗暗冷笑道：“再见了，兄弟，明日我来为你收尸。”

展梦白借着酒意，取出了天形老人给他的玉瓶与秘笈，喃喃道：“六阳掌，六阳掌，我发誓要学会你。”

这些日子来，他一路奔驰，哪里有机会练武，心里早已焦急不堪，那心情正如酒鬼身上带着美酒，却无机去会喝似的。

他拨开玉瓶的瓶塞，倒出里面的十三粒丹丸，赤红红的丹丸，像火一样，散发着强烈的香气。

他喃喃自语道：“红瓶中药，有助练功，备你开始练此书中手法服用……我此刻就要开始练了……”

走到桌前，想要以茶送药，哪知却寻不着茶杯，他叹息着摇了摇头，将那十三粒丹丸全都干嚼了吞下去。

刹那之间，他胸腹中立刻似乎有烈火燃烧了起来。

他也未在意，盘膝坐到床上，借着灯光，翻开秘笈。

第一页他已看过，第二页上写的是：“六阳神功，名重武林，有缘得此，天下无敌。”展梦白暗中笑了笑，忖道：“天下无敌，只怕也未必见得吧？”翻开第三页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武林正宗子弟，已窥内功堂奥之人，练此‘六阳神功’，固是事半功倍，但亦切切不可求急躁进。”

“惟赤色玉瓶中之‘火阳丸’，却有助练此神功，日服一粒，练功三个时辰，十三日后，便见功效。”

展梦白呆了一呆，喃喃道：“每日只能服一粒么？”

翻开第四页，上面接着写道：“火阳丸其性至阳，六阳掌亦是武功中至阳至刚者，以阳济阳，妙用无方，但却切切不可求急建功。

“多服一粒火阳丸，全身便如火烧，服下四粒，腑脏便被火化，两个时辰之内，腑脏尽焚而死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展梦白只觉心头一阵震颤，手掌颤抖，那绢书噗地落到地上——窗外夜风，翻动着书页，像是在嘲笑展梦白鲁莽。

夜风清冷，但展梦白腑脏却果然有如火焰一般燃烧起来，四肢又热又胀，全身都仿佛要胀得裂开似的。

他挣扎着下得床来，又将桌上的那壶毒茶喝得干干净净，他生性豁达，从不知对死亡有何恐惧。

他只是在暗中苦笑，自觉不值：“我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该死的危难，都未死去，想不到却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。”

那杨璇在房中听了半晌，听不到动静，忍不住悄悄溜了出来，溜到展梦白窗外，恰巧见到展梦白喝下那毒茶。

他心头不觉大喜，立刻回到房里，心安理得地睡到床上，静等着别人来通知他展梦白的死讯。

想到展梦白死后，他便能得到的种种好处，他更是心满意足，不知不觉间，竟朦胧睡去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正在做着得意的好梦，突听一阵急遽的敲门声，将他自好梦中惊醒。

他翻身跃了起来，还只当有人来报死讯了，三步两步，奔了过去，拨开门闩，打开房门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”三个字还未说完，展梦白已活生生地奔了进来，满面红光，神采焕发，精神比日前仿佛又好了许多。

杨璇心头一震，大惊忖道：“莫非是我见了活鬼？莫非是他冤魂来寻我索命？”只觉双腿发软，倒退着坐到椅上。

只见展梦白转身走了过来，躬身道：“多谢大哥的茶……”

杨璇汗流浹背，摇手道：“不是我……不是我……”

展梦白叹道：“大哥明明在茶里煎下了灵药，为何还要欺瞒小弟，事先也不让小弟知道。”

杨璇颤声道：“那药草……那药草不是我……我的……”

展梦白道：“那药草纵非大哥所有，却是大哥送来的……”

杨璇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怎样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小弟若非大哥的灵药，此刻只怕已死去，请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果然就地拜倒下去。

杨璇又惊又疑，伸手挥去额上汗珠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展梦白长身叹道：“小弟一时鲁莽，未经详看，便服下了十三粒火阳丸，本该立时被内火烧死。”

杨璇手掌紧握着椅背，颤声道：“后……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展梦白微笑道：“小弟全身有如火焚，本已料定必死，哪知服下大哥送来的那壶茶后，不到一个时辰，身子竟渐渐清凉了起来，那种又热又胀的痛苦，也完全消失了，想来大哥那壶茶中，必定下有极为清凉去火的灵药，消减了小弟体内的火毒……唉，大哥此番救了小弟的性命，小弟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。”

杨璇有如当胸被他击了一拳，不等他话说完，便已气得浑身颤抖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是了……是了……”

展梦白望见他的神情，大惊道：“大哥，你怎样了？”

杨璇心中暗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‘催梦草’乃是天下至阴至寒之物，常人服下后，五脏内腑禁不得这阴寒之气，自是要无救而死，但身受内火所焚之人，服下这至阴至寒的毒药，却比世上什么灵丹妙方都要有效，我辛辛苦苦寻来害他的药，却不想反而救他的性命……”

他心里越想越是难受，越想越是气恼：“我若不给他那壶茶，他此刻岂非早已太平平地死了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顿足捶胸，几乎要放声痛哭起来。

展梦白握着他肩头，不住惶声唤道：“大哥……大哥……”

杨璇心里几乎气得发疯，面上却偏偏还要装出笑容，大笑道：“我……我太高兴了，简直太高兴了。”

展梦白松了口气笑道：“原来大哥是在为小弟欢喜，小弟还当大哥是突然发了病哩！”

杨璇腹中暗骂，口中还是笑道：“我本当那药只不过能提神醒脑而已，却想不到它还有如此妙用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简直是妙用无方，小弟此刻不但身体已完全无事，而且自觉内力仿佛又增长了许多。”

杨璇睁大眼睛，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自是真的。”

杨璇道：“好，好，哈哈，好……”他越听越气，越想越恼，突然大喝一声，气得昏了过去。

展梦白惊唤着扶起他，将他扶到床上，心头更是感激，暗暗忖道：“大哥对我真是关心，为了我的事竟欢喜成如此模样。”



直到第二日束装就道，杨璇心头仍是闷闷不乐。他看到展梦白朝气蓬勃，活力充沛的样子，心里真像是万箭攒心的痛苦，却还要强打精神，来陪展梦白说笑。

他心怀鬼胎，生怕展梦白发现，一路上对展梦白更是亲热体贴，当真是服侍得无微不至。

这一到了兴海，极目望处，又可望到一片更为辽阔的草原牧场，距离青海首府西宁，也不太远了。

展梦白纵览塞外风光，心情越来越见爽朗，黄昏时犹拉着杨璇在街上东游西荡，还买了双毛皮靴子。

他方自付了买靴的银子，突听隔邻的店铺一阵爆竹声响，遥遥望去，只见里面人头蜂拥，仿佛还有三牲祭品。

展梦白笑道：“原来今日还是他们的节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祭奉的是什么神祇？”说话之间，人已挤了过去。

只见门里一张祭台，台上果然放着些香烛祭品，还有不少人在台前跪拜，但台上却无佛像，只有面神佛牌位。

烛光照耀下，那神位上赫然写的竟是：“再生恩公展梦白长生不老之位。”展梦白心头一震，还只当自己的眼睛花了，仔细瞧了瞧，神位上却清清楚楚写的是这十三个字。

他心里还是不信，转首问道：“大哥，你看到了么？”

杨璇亦是满面惊疑之色，悄悄拉了他衣袖，低语道：“你先莫惊动，待我们出去问问。”

两人寻着了那通晓汉语的卖靴人，将他拉到一边，道：“请问大哥，可知道那边是怎么回事么？”

那人叹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……”

展梦白急道：“你简单些说好了。”

那人奇怪地瞧了他一眼，口中道：“这家人本来都要死了，但却有位展相公救了他们的命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杨璇失笑道：“大哥说的也未免太简单了些。”

那靴贩展颜笑道：“详细经过，小的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昨天晚上，那位展梦白做了不少件好事，两位再往前走，还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家供着他的长生禄位哩。两位再去问问别人，也许会清楚些。”

展梦白又惊又疑，与杨璇交换了个眼色，匆匆谢过了这靴贩，便拉

着杨璇大步向前走去。

一路之上，果然又发现三两家这样的情形，仔细问过，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在危急之中得了“展梦白”的救助。

别人见他问得急切，也不禁反问道：“两位可是展恩公的朋友么？或者是要寻他老人家有事？”

杨璇抢口道：“不错，我们都是展梦白的朋友，但又不能确定是否这位展相公，不知大哥曾看清他的模样？”

那人一听他两人与“展梦白”相识，态度立刻变得十分恭敬，道：“展恩公乃是位年青的公子……”

展梦白截口道：“长得可有些和我相像么？”

那人上下瞧了他几眼，笑道：“不瞒你老，我们谁也没有看清展恩公的面貌，只是猜想他老人家必定十分年轻而已。”

展梦白失望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便又谢过此人走了。

他们走了几步，展梦白方自叹道：“江湖中冒名为恶的人倒还不少，冒名行善的事却从未听过，这岂非天大的怪事。”

杨璇道：“或许是同名同姓，也未可知。”

展梦白沉吟半晌，摇头叹道：“同名同姓……唉，这未免太巧了些，但若非如此，岂非更是奇怪么？”

两人信步走了一阵，不觉已由南市走到北市。

这兴海城当时乃是麝香、鹿茸等贵重药材交易的中心，市道甚是繁荣，南市店铺摊贩云集，北市却是药商们的销金之窟。

街道上除了专营神女生涯的酒榭欢场外，也还有不少真正的饭铺，刀俎声响间，酒菜的香气扑面而来。

展梦白不知不觉间，已放缓了脚步。

杨璇察言观色，立刻道：“二弟要小酌几杯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正想如此。”

两人寻了家仿佛是汉人所开的店铺，掀开厚重的门帘，全身立刻被那阵亲切而醉人的香气温暖了起来。

展梦白心头有事，只顾吃酒，杨璇却不住往四下观望。

只听一阵急遽的马蹄声骤然在门口停下，四个身穿藏服，风尘仆仆的汉子，迈开大步，走了过来。

长街奔马，并不寻常，马上骑士，十中有九必是闯荡江湖的风尘侠



士，杨璇不禁对这几人多加几分注意。

这四人锐利的目光，也狠狠望了他们两眼，只是展梦白正在喝着闷酒，对四下一切根本不闻不问。

过了半晌，这四人也已渐渐酒酣耳热，谈话的语声，也渐渐高了起来——烈酒最易令人目中无人。

忽听一人拍案大骂道：“闻道展梦白这厮还是杭州展化雨的儿子，怎地却尽是做些不像人做的事？”

他们穿的虽是藏人服饰，说的却是汉语。

展梦白听在耳里，心里不觉一怔，另一人已接口骂道：“展化雨倒是个英雄，却不想生了个如此狗熊的儿子。”

杨璇面上也变了颜色，悄悄压住了展梦白的手掌，沉声道：“各位骂的可是那杭州城的展梦白么？”

那人瞧了杨璇一眼，接口道：“不错，骂的就是他。”

此人身材高大，紫膛的面容，看来倒像是条汉子。

杨璇皱眉道：“各位可认得展某人么？”

紫面大汉冷笑道：“谁认得那杂种。”

杨璇道：“既不认得，为何要骂他？”

紫面大汉道：“我弟兄们一路前来，经过了哲公多、阿萨克、黄河沿这几处地方，每经一处，便听得当地有展梦白干的血案……”

展梦白本自满腔怒火，听到这里，不禁大奇问道：“什么血案？”心里也猜得出是有人在冒名行恶了。

紫面大汉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血案？哼哼，奸淫屠杀，明抢暗夺，简直什么事都干出来了。”

展梦白怒火刚刚上涌，哪知他还不曾开口，那边角落里已有一人冷冷道：“你怎知道是他干的？”

紫面大汉怒道：“他一路留下姓名，简直将杀人越货当做家常便饭，我弟兄若遇见他，不把他撕成两半才怪。”

语声未了，角落中已霍然站起个颀长少年，怒道：“少爷我自甘肃一路而来，却只听到展梦白沿途所做的侠义行为，难道那展梦白还会分身不成，自己在东面行侠仗义，却分出一人到西面杀人越货么？”

紫面大汉拍案道：“你小子莫非是展梦白的孙子辈么，展梦白抢来的银子，你分了多少？”

那少年怒骂道：“放屁！”

紫面大汉道：“你骂谁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骂你这有眼无珠的奴才……”

这边一骂将起来，饭铺里的客人早已都悄悄溜了，那饭铺的掌柜伙计，却倒不着急，也不过来拉架。

展梦白又气又笑，听他两人对骂，自己倒像变成了局外人，最奇怪的是那帮着说话的少年他并不认得。

只见那少年手掌一按桌面，人已凌空飞起。

这边四条大汉也已叱咤着长身而起，紫面大汉飞起一足，踢翻了桌子，骂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过来……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桌上的杯盘碗盏跌得粉碎。

那伙计忽然扳着指头，数道：“盘子四只，三十六文，杯子四只，二十四文，海碗四只，四十八文……”

他一面数着数字，那掌柜的便在一旁提笔急书，紫面大汉厉喝道：“数好，多少钱都算爷们的……”

